



大学者随笔书系

疑古玄同

Qianxuantong Suibi

钱玄同随笔

钱玄同是文学革命的旗手，文思敏捷，风趣诙谐，多议论，却少著述。但他明确提出「桐城谬种」、「选学妖孽」为文学革命对象，并且「催生」了《狂人日记》等作品。作为他的第一部随笔集，本书会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与文。



钱玄同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钱玄同

疑古玄同

钱玄同随笔

Qianxuantong Suibi

YIGU XUANTONG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疑古玄同 钱玄同随笔/钱玄同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1
(大学者随笔书系)
ISBN 978-7-301-17858-4

I. ①疑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825 号

书 名: 疑古玄同 钱玄同随笔

著作责任者: 钱玄同 著

策 划 组 稿: 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: 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7858-4/K · 0712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5.75 印张 199 千字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随感杂谈

- 003 李大钊《新的！旧的！》的附言
- 004 陈百年《恭贺新禧》的附志
- 006 什么话？
- 009 随感录
- 028 寸铁十二则
- 033 “出人意表之外”的事
- 036 “五四”与“游园”与“放假”
- 038 随感录五则
- 041 中山先生是“国民之敌”
- 044 我也来谈谈“博雅的手民”
- 047 《吴虞先生的来信》的“读后感”
- 051 答溧生君
- 053 零碎事情
- 054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
- 058 告遗老
- 063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变迁
- 074 予亦名“疑古”
- 076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
- 083 这三天所见
- 085 回语堂的信
- 095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

Contents

- 100 敬答穆木天先生
106 废话
——废话的废话
111 反对章士钊的通信
112 赋得国庆
116 我“很赞成”“甚至很爱”双十节这个名词
119 十一月五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
122 赋得几分之几
126 在劭西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几句不相干的话
129 废话
——关于“三一八”
133 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
——“两个宝贝”

学 问 内 外

- 137 刊行《教育今语杂志》之缘起
141 共和纪年说
146 我对于耶教的意见
150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
153 《世界语名著选》序
158 不完全的“苏武古诗第三首”和“孔雀东南飞”
162 《胡适文存》究被禁止否？

- 163 青年与古书
167 介绍戴季陶先生的《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记录要目》
169 我所希望于孔德学校者
176 《甲寅》与《水浒》
180 废话
——原经
194 关于魏建功的《胡适之寿酒米粮库》
205 章太炎《清代学术之系统》演讲笔记的附记

悼念追忆

- 209 悼冯省三君
214 亡友单不庵
221 亡友刘半农先生
224 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
229 题先师章公遗像
231 刘半农先生挽辞
232 挽季刚
233 太炎先生挽联
234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

随感杂谈

>>> 线来同 疑古玄同>>> 疑古玄同>>> 疑古玄同

李大钊《新的！旧的！》的附言

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，这话固是绝对不错。但是我的意思，要打破矛盾生活，除了征服旧的，别无他法。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，似乎不必请他们享受新文明的幸福，尝新生活的趣味；因为他们的心理，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，见了迅速捷便的东西，便要“气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”，“狗血喷头”的骂我们改了他的老样子。我们何苦把辛辛苦苦创造成功的幸福去请他们享受，还要看他们的脸，受他们的气呢？守常先生！你道我这话对不对！

玄同。

（选自 1918 年 5 月 15 日《新青年》第 4 卷第 5 号）

陈百年《恭贺新禧》的附志

百年要把1月1日的祝贺新年废止，改为十月十日祝贺中国国民做“人”的纪念；这个意思，玄同甚为赞成。原来三百六十五日算一年，每年有个第一日，这不过为人事计算的便利而设；这个年初一，实在没有可以纪念该配祝贺的理由。有人说：我们民国国民，应该和那些遗老遗少不同；现在是我们的民国八年一月一日，不是他们的夏正戊午年——或宣统十年——十一月三十日，我们遇到自己的正朔，应该特别喜欢，所以要祝贺。我以为这话似新实旧。要知道“改正朔”这件事，是那独夫民贼的野蛮礼制。民国改历，是因为阴历不便计算，不便应用，我们为改良起见，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明阳历。这阳历并非中华民国所专有，不过改历之初，止改月日，那年却用民国来纪，没有改从世界公历纪年。暂时用民国来纪年，原也没有什么妨碍，我们也大可承认；——阳历置闰之年，要用公历纪年来计算，所以公历的年月日是一贯的东西；民国将来如能改用公历纪年，那就更便利了。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，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，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。就中国而论，这日是国民做“人”的第一日；就世界而论，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，独立做“人”的一个纪念日。这真是我们应该欢

喜，应该祝贺的日子。

想到这里，联想及于《民国历书》上所谓“春节、夏节、秋节、冬节”，这真是荒谬绝伦的规定。那春节就是阴历元旦，夏节是阴历端午，秋节是阴历中秋，再拉上一个和阴历全不相干的冬至，叫他冬节，——如此凑成四节，真可谓不伦不类。你想，民国既然改用阳历，则阴历当然是要消灭的；民间一时仍旧沿用，政府便该劝告他，阻止他的；现在反来推波助澜，把阴历的元旦、端午、中秋定为节日，那就是自己暗中取消阳历。这种心理，和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，要造反做皇帝，有什么两样？至于冬至，虽是天然的节气，却就是百年所说的，“这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对于人生，毫无意义，有什么可贺的价值？”所以我说规定这四个节日是荒谬绝伦。若说一年之中要有几个规定的日子快乐快乐，则除十月十日外，最有价值的就是1915年12月25日，那日是中国国民第二次脱离奴籍，抬头做“人”的纪念，此外如1912年1月1日的共和政府成立，同年2月12日的皇位推翻，也是可以纪念的；就是1917年7月20日京津一带除下龙旗，再挂五色旗，也可以算做一种纪念。以上几种纪念日，虽然大小不同，总比拿阴历的元旦、端午、中秋，和自然现象的冬至来做节日，要有价值得多了。

但是退一步想：这阳历过年，挂挂国旗，写写贺年帖子，说说“恭喜恭喜”，也可以使那一班现用阴历的国民知道民国改用公历已经实行；所以也不能算全无用处。但这种用处，是一时的。再过几年之后，国民渐知阳历比阴历要便利，改用阳历的人一天多似一天；那些遗老遗少渐渐死尽，不能复为祸祟，什么“夏正”“夏历”的鬼话，没有人讲了；到那时候，这公历岁首的“恭贺新禧”的帖子，真正觉得没什一点意思了。

公历1919年1月3日，玄同附志

（选自1919年1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1号）

什 么 话？

一

陈衍著《古文讲义》，其绪言中有曰：“人之言曰，古文古文。……古人不尽胜今人，今人不尽不如古人，必托名于古，何为耶？《说文》古从十口，不待三十年为一世也。（按，‘不待’二字颇费解。）古文古作𠂔，从天覆形。川，天垂象，日月星也。呈，古文厚，地也。莫古于天地，合以十口之义，则通天地人三才为儒也。”

林纾著《论文讲义》，其中有曰：“余尝笑前有震川似屈于王何而不为王何所屈。后有惜抱似屈于阳湖而亦不为阳湖所屈。似文字固有正宗，在近道，不在炫才。桐城在清之季年，不为人排，今乃欲以汉魏之臆体转欲排之，误矣。”按，“欲以……转欲……”在一句里如此做法，不知是“桐城义法”不是？

刘哲庐著《写信法》，其中有曰：“男子与友人之妻则可称曰某夫人，下款则自称曰侍生。盖因妇人谓夫曰生。侍生云者，言曾侍立其生之侧，藉资讲学。此为自谦之辞也。”

蒋箸超著《课余闲话》，其中有曰：“盖文辞者，所以传人之性情意气也。无迹象之可寻以行神为第一要诀。而行神之妙用，又全在

虚字。……学者既无良导师亲其昕夕，（按，此句颇费解。）则唯于摹读中求之。譬如《论语》中，‘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’二句，即有能解‘其诸’为‘大约’，‘乎’字含‘比’字意，而造句则为倒竖法者，然要其脱口成话则大难。其实读者于此，只须把‘也’字一拖，读到‘与’字，点几回首，而神情意义全在个中矣。”

李定夷著《小说学讲义》，其中有曰：“吾闻之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《春秋》一书，其旨隐，其词微，而大要则归于惩恶劝善。尼山歿而微言绝，《春秋》之旨，终不能暴白于天下，扶持绝续，厥唯小说。盖无论何种小说，必含有惩劝之意味，所谓言浅理精，体陋用大者，即以此也。夫如是，可确明小说之意义，实非詹詹之小言，而为炎炎之大言。腐儒何可轻视小说耶？”

（选自 1919 年 1 月 15 日《新青年》第 6 卷第 1 号）

二

叶德辉编《观古堂丛书目》，其自序曰：“……十七世祖和靖山长伯昂公以元故臣，明祖屡徵不起，子孙承其家声，不以入仕为荣。故终明之世，各房皆以科第显达，炫赫一时；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，丁男亦不繁衍。至国初（原文国字抬头），始有登仕板者。”原来此公家法，专以“入仕”异族之姓“为荣”者。所以此序末段有“辛亥鼎革避乱县南朱亭乡中”之语，又序末署“乙卯”之年，考乙卯为中华民国四年，其时此公尚称清初曰“国初”，敬依程式，抬头书写，且称革命曰“乱”。但是何以民国三年在北京时致黎宋卿之信，“写副总统钧鉴”字样；又于民国四年之冬，在湖南做筹安会支部的部长呢？前者似与“乱”字有些冲突，后者似于家法有些欠合罢。

八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《新民报》载林纾的《送正志学校诸生毕业归里序》，通篇皆妙不可言。兹择其尤妙之语记出几句：“古未有恃才艺足以治天下者。”“然西人之高于般翟胡音万数？至欲以巧捷杀人之器制御天下，而卒覆灭其身与国者，由其不德仁之云，而唯艺之尚也。”“夫艺之精者，盖出一人之神智，以省天下之力作。”“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艺以求死，而吾又从而效其劣陋者，冀以自立。余不悲其愚，悲其舍生而图死也。”“古所道者，必尽人之可循生道也。（此二句文理欠通，不知有误字否。）知其非是不生，则艺中有道；即务极其神化，而吾道亦匪所不在。”又此文末尾署曰：“戊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闽县林纾书于讲堂。”我看了“书于讲堂”四字，因想起有一天看见邮务局里有一封“无从投递”之信，信面写道：“寄北京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交家严大人手拆。”

（选自1919年2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2号）

随 感 录

近来看见《上海时报》上登有广告，说，有《灵学丛志》出版；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“盛德坛”的机关报。其中所列的题目，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。最别致的，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，竟有陆德明、江永、李登三人降坛，大谈其音韵。我看了这广告，觉得实在奇怪得很，因此花了三角大洋，买他一本来看看，究竟是怎么一回怪事。

买了来，大略翻了一遍，真是光怪陆离，无奇不有。不料世界已至 20 世纪时代，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，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。唉！——现在姑且耐住火性，替他开一篇账再说。

(a) 来的有颜回、曾参、董仲舒、杨雄、朱熹、陆九渊这些儒者；“生殖器崇拜”的混账道士（如什么“祖师”、“真人”、“仙翁”之类；周朝的列御寇、庄周、墨翟三位哲学家，也被他们逼了跟着葛洪、魏伯阳、孙思邈这些混账道士去研究“生殖器崇拜”之学），杀人放火的关羽、张飞、张巡、许远、岳飞、文天祥这些武将；佛教的菩萨；《封神传》一类书里的妖精畜牲（如什么马元帅、温元帅、王灵官、柳仙、龟帅、蛇帅之类）。

(b) 上列的六种怪物（其中虽有几个正正经经的人，但是

死了千百年,现在忽然出现,也只好称他为“怪物”),十之七八都会做诗,诗的格调意境,都是一样。——这真是仙人了!我们常人,不要说各人所做的诗不能相同,就是两个人同学杜甫或同学黄庭坚,也是各有各的面目。不料一做仙人,无论中国人,外国人,文人,武人,动物,植物……竟能做出“一套板”的诗来!

(c) 颜回、孟轲、杨雄这些人,都会做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。

(d) 从颜回起,一切怪物的诗,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清朝做“试帖诗”时所用的《诗韵合璧》的韵。

(e) 其中言偃的诗,把十二侵的“深”、“音”二字和十一真的“新”字通押;董仲舒的诗,把八庚的“明”、“情”二字和十一真的“神”字通押。

(f) 还有几个怪物做不出四句的,更四个四个的联句,联成一首七绝。

(g) 这个乩坛是“孟圣”做“主坛”,“庄生”和“墨卿”做“代表”(这称呼和名目,照录原文。他们叫庄周做仙教——就是混账道士——的代表,墨翟做佛教、耶稣教的代表),说,因为孟轲会“息邪说”,所以主坛者“其轲也欤”,“归孟圣矣乎”。(二句皆乩坛原文,在一篇文章里。)——我记得“孟圣”所“息”的“邪说”里面,有一部分似乎就是那位官拜“代表”的“墨卿”!

(h) 关羽会写几个鸡脚爪样子的怪字。岳飞会写几个香炉样子的怪字。 (“灵学丛”三字都写成香炉样子;独有“志”字糟了,写不像香炉样子。)济颠和尚、秉钺仙史、秉笔花月仙史、卫瓘四个怪物写的字,笔姿都是一样。还有一个什么长乐金仙画的济颠和尚的怪面孔。

(i) 记载门中有曰:“周代诸圣贤书体,多以篆画写今楷,书写时有极艰滞者,且笔画次第,亦不与今人同:盖均是篆书之遗意也。唯孟圣则作大草,劲而雄肆,或者曾加功摹仿后代书体欤!列庄两贤,书法尤奇。”——我看了这段话,实在不好意思多开口,只得说

道，“原来如是！”

(j) 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，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。

账是开完了，就请大家看看罢！

陆、江、李三个怪物的《音韵》篇，我细细的拜读了一番，觉得如此讲音韵之学，真和那位王敬轩先生解“人”、“暑”二字的字形之学可称双绝。（王说见本卷三号。）

平上去入四声，是讲一个母音的长短；喉腭舌齿唇五音，是讲子音发音的所自；宫商角徵羽五音，是和那“凡工尺上一四合”一类的名称。齐梁以前，未立“平上去入”的标题，因为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五字，却好是“平、平、入、上、去”（五音之“羽”，当读去声）五声，所以李登、吕静都借此五字来标上平、下平、上、去、入。不料陆德明这个怪物竟说道：

四声之说，古来无之。……原天地之籁，本具自然。发于喉者谓之宫音，发于腭者谓之角音，发于舌者谓之徵音，发于齿者谓之商音，发于唇者谓之羽音。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，或不尽同。沈氏初创，当时天子尚疑之，不见信用，犹存古法。……

说四声以前标平仄的记号，竟异想天开，牵到喉腭舌齿唇上去了。你道这种音韵之学，奇也不奇？

其下又云：

司马九宫反纽，神琪三十六母，更属支离。幸陈第、顾炎武、戴震、段玉裁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，不致失坠。

这更是“七支八搭”，胡说一阵子昏话。吴稚晖先生问的是“吕静《韵集》之‘宫商角徵羽’如何分配”，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？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学家有什么相干？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，有大发明的像江永、孔广森、王念孙诸人，都不叙入；忽然拉进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，这也可笑得很。这种“缠夹二先生”，真是“少有少见”。

江永的《音韵篇》，满纸胡言乱语，完全在那边说梦话。今录其尤妙之数说如下。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，必为之皱眉摇头也。